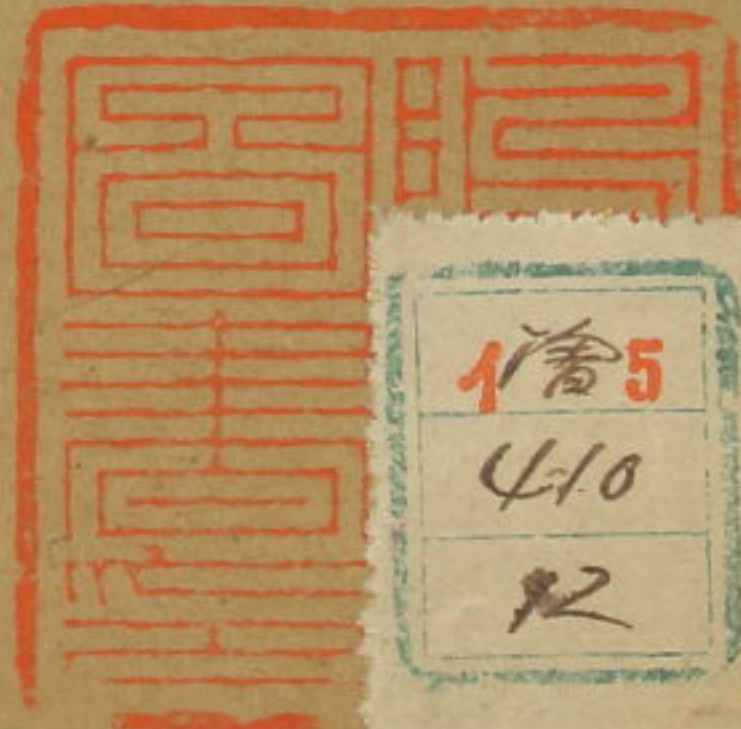




容齋五筆

四五六



門 4 5
號
卷

容齋五筆卷第四 九則

作詩旨意

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叙宗姻之貴者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夸服飾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玉之瑱也象之掃也贊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華華如桃李鬢髮如雲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顏如舜華，洵美且都。語嫁聘之侈者，若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爛其盈門，其詞可謂盡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不可勝述。唐人播之歌詩，固亦極摯。若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翠微鬋，葉垂鬢，脣珠壓腰，袂穩稱身。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窓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樓上樓前盡珠翠，眩轉熒煌照天地。此皆李杜元白之麗句也。予獨愛朱慶餘閨意一絕句。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細味此章，元不談量女之容貌，而其華豔韶好體態溫柔風流醞籍，非第一人不足當也。歐陽公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工，斯之謂也。慶餘名可久，以字行。

登寶歷進士第而官不達著錄於藝文志者只一卷子家有之他不逮此張籍酬其篇云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統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萬金其愛之重之可見矣然比之餘慶殊爲不及

平王之孫

周南召南之詩合爲二十有五篇自漢以來爲之說者必系之文武成康故不無抵牾如何彼穠矣乃美王姬之詩其辭有平王之孫齊侯之

子兩句翻覆再言之毛公箋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說考其意蓋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若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非指武與成者然證諸春秋經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于外又繼之以王姬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爲主莊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故築舍於外末書歸于齊

者終此一事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逆共姬，乃威公也。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威公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明白如是，而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於義何取。

毛詩語助

毛詩所用語助之字，以爲句絕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爾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類，後所罕用。只字如母也。

天只不諒人，只且字如椒聊且、遠條且、狂童之狂也。且旣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止、女心傷止、思字如不可求思、爾羊來思。今我來思而字如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粲者何斯字如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唯見於鄭詩，而唯見於齊詩。楚詞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元經其人、有輯。

抗可與過其至於些字獨招鬼用之耳

東坡文章不可學

東坡作蓋公堂記云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效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夕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瞿

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病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全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

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是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爲此說者以諷王安石新法也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張文潛作藥戒僅千言云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能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藹然莫知其所來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歎曰子無嘆是藹然者也天下之理其甚快於子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痞橫乎胷中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爲也必將擊搏震撓而

後可其功未成而和氣已病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和平之氣不既索乎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子之藥可爲也張子歸三月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全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其初使人慙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

平張子謁醫謝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勅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痛剗而力鋤之流蕩四達無敢或拒痞嘗一快矣至于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欲運其手足肩背而漠然不我應故秦之亡者

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初亦嘗瘖
矣先王不敢求快於吾心陰解其亂而除去其
滯使之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於是政成
教達悠久而無後患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
蓋無足恠也予觀文潛之說盡祖蘇公之緒論
而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故詳書之俾
作文立說者知所矜式竊料蘇公之記文潛必
未之見是以著此篇若既見之當不復屋下架
屋也

韓文稱名

歐陽公作文多自稱予雖說君上處亦然三筆
嘗論之矣歐公取法於韓公而韓不然滕王閣
記袁公先廟爲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也至於
徐泗掌書記壁記科斗書後記李虛中墓誌之
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爲文者所應
取法也

棘寺棘卿

今人稱大理爲棘寺卿爲棘卿丞爲棘丞此出

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氏注云植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棘與棗同棘之字兩束相並棗之字兩束相承此所言者今之棗也然孤卿大夫皆同之則難以獨指大理王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料後人藉此而言鄭注亦只引前說此但謂其入朝立治之處若以指刑部尚書亦可也易坎卦係用微纏寘于叢棘以居險阻囚

執爲詞其義自別

晉代遺文

故麓中得舊書一帙題爲晉代名臣文集凡十四家所載多不能全真太山一毫芒耳有張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其一篇曰頭責子羽文極爲尖新古來文士皆無此作恐藝文類聚文苑英華或有之惜其泯沒不傳謾采之以遺博雅君子其序云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士鄉劉先生南

陽鄒潤甫河南鄒思淵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數年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抗志自若終不衰墮爲之慨然又恠諸賢旣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文曰維秦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蔣髮膚置鼻耳安

眉額插牙齒眸子橋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踣躡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艾以當笄帽以代帶百味弗嘗食粟茹菜歲暮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形容我賤子意態若此者必子行已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則當如咎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

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
芳子欲爲游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
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爲進趨耶則當如賈
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
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
漠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
期之帶索漁父之澆澗栖遲神岳垂餌巨壑此
一介之人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晞道
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

觀子之志退不爲處士進無望三事而徒玩日
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子羽愀然深
念而對曰凡所教勅謹聞命矣受性拘係不聞
禮義誤以天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
當如包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當殺身以成
名欲使吾爲節耶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
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
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蹇裳赴流吾欲告
尔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與蟣虱同情不聽我

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儼人其倫喻
子儕偶曾不如太原温永賴川荀禹范陽張華
士鄉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
吃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
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蓋杵而猶
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
舐痔得車沉淵竊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
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爲權謀譬猶鑿
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罴

弃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雖多而見工甚
少宜其卷局煎蹙至老無所晞也支離其形者
猶能不困命也夫與子同處其文九百餘言頗
有東方朔客難劉孝標絕交論之體集仙傳所
載神女成公智瓊傳見於太平廣記蓋敏之作
也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而字曰潤甫則見
於此

漢武帝田蚡公孫宏

尚論古人者如漢史所書於武帝則譏其好大

喜功窮奢極侈置生民於塗炭於田蚡則詆其
負貴驕溢以肺腑爲相殺竇嬰灌夫於公孫宏
則云性意思外寬內深飾詐釣名不爲賢大夫
所稱述然以予考之三君臣者實有大功於名
教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散缺高帝初興未
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
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於武帝田蚡爲丞相
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帝
詳延天下多聞之士咸登諸朝令禮官勸學講

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而公孫宏以治
春秋爲丞相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宏爲學官悼
道之鬱滯始請爲博士官置弟子郡國有秀才
異等輒以名聞請著爲令而詩書易禮之學彬
彬並興使唐虞三代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得以
不廢今之所以識聖人至道之要者實本於此
史稱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焉可
述蓋已不能盡其美然則武帝奢暴固貽患於
一時蚡宏之爲人得罪於公論而所以扶持聖

教者乃萬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詔書尚能稱宏之率下篤俗，但不及此云。

近世文物之殊

國家南渡以來，典章文物多不與承平類。姑以予所親見者言之。蓋月異而歲不同。今聊紀從官立班，隨駕省試官入院，政府呼召百官，騶從朝報，簡削數項，以示子姪侍從。常朝紹興中，分立於垂拱殿隔門，上南北相向，以俟追班。乾道中，猶然暨淳熙，則引於殿門，上東西對立，車駕

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二史，武臣自宗王使相至觀察使，以雜壓次序行焉。孝宗在普安邸，官檢校少保節度使，每出必處正尚書之後，而乾道以來，兩班分而爲二，唯使相不然。故開府儀同三司皆與執政官聯行，而居其上。紹興十二年壬戌，予寓南山淨慈，待詞科試見省試官聯騎，公服戴帽，不加披衫，每一員以親事官一人執勅黃行前，是時知舉參詳點檢官合三十二員，最後一中官宣押者入下天竺貢院，及三十年庚辰

子以吏部郎充參詳官既入內受勅則各各乘馬不同時而赴院至淳熙十四年丁未忝司貢舉則了與昔異三三兩兩自爲遲速其乘轎者十人而九矣宰府呼召之禮始時庶僚皆然已而卿監郎官及史局玉牒所緣提舉官屬之故一切得免逮乾道以後宰相益自卑於是館職亦免迄于淳熙則凡職事官悉罷此制朝士騶從至少各得雇募若干取步軍司名籍而幫錢米於左藏率就雇游手冗卒兩分可供一名如

假借於近郡者給其半初猶破省馬并一馭者後不復有焉若乘轎僅能充負荷而已今日以益增雖下列亦占十餘輩進奏院報狀必載外郡謝上或監司到任表與夫慶賀表章一篇凡朝廷除郡守先則除目但云某人差知某州替某人及錄黃下吏部則前銜後擬云某官姓名宜差知或權知某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或云替某人到任成資闕年滿仍借紫借緋候回日却依舊服色外官求休致則云某州申某官姓

名爲病乞致仕或兩人三人後云某時已降勅命各守本官致仕今不復行但小報批下或禁小報則無由可知此必一宰相以死爲諱者故去之外官表章聞有一二欲士大夫見之者須以屬東省乃可郡守更不報細銜禮文簡脫一至於此

容齋五筆卷第五 十五則

庾公之斯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疑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此一段既畢而繼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

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孟子書子濯庾公一段幾二百字其旨以謂使羿如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

然前段結尾自常爲文者處之必云如子濯儒子施教於尹公之他則可不然後段之末必當云以是事觀之羿之不善取友至於殺身其失如此然後文體相屬茲判爲兩節若不關聯而宮商相宣律呂明煥立言之妙是豈步趨模倣所能彷彿哉人爲兒童時便讀此章未必深識其趣故因表出而極論之左氏傳書衛獻公奔齊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他與差爲孫林父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

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佗臂即孟子所引者而名字先後美惡皆不同

萬事不可過

天下萬事不可過豈特此也雖造化陰陽亦然雨澤所以膏潤四海然過則爲霖淫陽舒所以發育萬物然過則爲燠亢賞以勸善過則爲僭刑以懲惡過則爲濫仁之過則爲兼愛無父義

之過則爲爲我無君執禮之過反鄰於誥尚信之過至於證父是皆偏而不舉之弊所謂過猶不及者揚子法言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蓋諂王莽也後之議者謂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乃誚莽耳其旨意固然

致仕官上壽

國朝大臣及侍從致仕後多居京師熙寧中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同天

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元祐初韓康公以故相判大名府還都拜司空致仕值太皇太后受冊禮畢乞隨班稱賀降詔免赴皆故事也

桃花笑春風

王荆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歎其精工其上句蓋用崔護詩後一句久不見其所出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春風似舊花猶

笑以仍爲猶乃此也李義山又有絕句云無賴天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爲開了却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爲記用屯之初九蠱之上九極論漢光武之大先生之高財二百字其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旣成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歎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

出必將名世某妄意輒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趯趯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爲之凡七八本旣畢並會於府伯玉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徧示客曰六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摘伏邁頃聞此二事於張子韶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誰手後之君子當有知之者矣

大言誤國

隗囂謀畔漢馬援勸止之甚力而其將王元曰今天水全富士馬最強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囂反遂決至於父子不得其死元竟降漢隋文帝伐陳大軍臨江都官尚書孔範言於後主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

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已而國亡身竄遠裔唐元宗有克復中原之志及下南閩意以謂諸國可指麾而定而事力窮薄且無良將魏岑因侍宴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爲佞孟蜀通奏使王昭遠居常好大言有雜耕渭上之志聞王師入討對賓客接手言此送死來爾乘此逐北遂定中原不煩再舉也不兩月蜀亡昭遠爲俘

此四臣之佞本爲爵祿及一時容悅而已亦可悲哉

宗室覃恩免解

淳熙十三年光堯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肆赦推恩宇宙之內蒙被甚廣太學諸生至于武學皆得免文解一次凡該此恩者千二三百人而宗子在學者不預諸人相率詣宰府且徧謁侍從臺諫各納一劄子叙述大旨其要以爲德壽霈典普天同慶而玉牒支派辱居膠庠顧不獲

與布衣書生等竊譬之世俗尊長生日召會族
姻而本家子孫不享杯酒巒炙外議謂何今厖
鴻之澤如此而宗學乃不許廁名於義於禮恐
爲未愜是時諸公莫肯出手爲言邁以待制侍
講內宿適蒙宣引因出其紙以奏仍爲敷陳此
輩所云尊長生日會客而本家子弟不得坐譬
諭可謂明白孝宗亦笑曰甚是切當有理時所
攜只是白劄子蒙徑付出施行遂一例免舉其
人名字今不復能記憶矣

唐書載韓柳文

宋景文修唐書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諫佛
骨表潮州謝上表祝鱷魚文皆不甚潤色而但
換進學解數字頗不如本意元云招諸生立館
下改招字爲召旣言先生入學則諸生在前招
而誨之足矣何召之爲障百川而東之改障字
爲停本言川流橫潰故障之使東若以爲停於
義甚淺改跋前疐後爲躓後韓公本用狼跋詩
語非躓也其他以肥羅剔抉爲杷羅焚膏油爲

燒以取敗幾時爲其敗吳元濟傳書平淮西碑
文千六百六十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減節輒
不穩當明年平夏一句悉芟之平蜀西川減西
川字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減祠其兩字皇帝
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減下臣字殊害理汝
其以節都統討軍以討爲諸尤不然討者如左
傳討軍實之義若云諸軍何人不能下此語柳
子厚傳載其文章四篇與蕭俛許孟容書正符
懲咎賦也孟容書意象步武全與漢楊惲荅孫

會宗書相似正符倣班孟堅與引而其四者次
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內閣悼作賦自倣
然其語曰逾再歲之寒暑則責居日月未爲久
難以言不得召也資治通鑑但載梓人及郭橐
駝傳以爲其文之有理者其識見取舍非宋景
文可比云

冥靈社首鳳

光堯上仙於梓宮發引前夕合用警場導引鼓
吹詞邁在翰苑製撰其六州歌頭內一句云春

秋不說楚冥靈常時進入文字立待報者則貼黃批急速未嘗停滯是時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請付出太常吏欲習熟歌唱守院門伺候適有表弟沈日新在軍將橋客邸一士人乃上庠舊識忽問楚冥靈出處沈亦不能知來扣予因以莊子語告之急走報此士大喜初孝宗以付巨璫霍汝弼使釋其意此士霍客也故宛轉費日如此又面奉旨令代作挽詩五章其四云鼎湖龍去遠社首鳳來遲當時不敢宣泄而帶御器械謝純孝密以爲問乃爲舉王子年拾遺記蓋周成王事也禁苑文書周悉乃爾

左傳州郡

左傳魯哀公二年晉趙鞅與鄭戰誓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土田十萬注云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然則郡乃隸縣而歷代地里郡國志未之或書又傳所載地名從州者凡五魯宣公會齊于平州以定其位注云齊地在泰山牟縣西見於正經它如允姓之

戎居于瓜州注今燉煌也楚莊王滅陳復封之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齊子尾使問邱嬰伐我陽州注魯地後四十年又書魯侵齊門于陽州注攻其門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是齊魯皆有此地也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以上唯瓜州之名至今

貧富習常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有輿人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之也天下事習以爲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廣其傳

唐用宰相

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若甚易然固有出入大僚歷諸曹尚書御史大夫領方鎮入爲僕

射東宮師傳而不得相者若顏真卿王起楊於陵馬摠盧鈞韓臯柳公綽公權盧知猷是也如人主所欲用不過侍郎給事中下至郎中博士者才居位即禮絕百僚諫官御史聽命之不暇顧何敢抨彈其失與國朝異矣其先在職者仍許引其同列若姚元崇之引宋璟蕭嵩之引韓休李林甫引牛仙客陳希烈楊國忠引韋見素盧杞引關播李泌引董晉竇參李吉甫引裴垍李德裕引李回皆然

史記簡妙處

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蘇秦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

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
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
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
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
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力請行面折楚王再
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
招十九人於堂下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
想見使人畏而仰之卒定從而歸至於趙平原
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

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
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
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
君曰事將奈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
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
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
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客安在平原往見衍曰
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
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

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及見衍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
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
也又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
天下之士也是三者重沓熟復如駿馬下駐千
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真天下之
至文也

玉津園喜晴詩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

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
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歸邁進一詩歌詠其實
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
雲方悵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
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可須羯鼓
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詣景靈宮朝獻蒙於幕
次賜和篇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春事適霽
色可喜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春郊柔綠遍
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

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
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
兵部尚書宇文价内引上舉似此詩曰洪待制
用兩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
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答之价拱手稱贊明
日以相告云

虢巨賀蘭

天下國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為人臣者當隨
共事力悉心盡忠以致尺寸之效苟爲叨竊祿

位視如秦越一切惟己私之是徇雖千百載後
覩其事者猶使人怒髮衝冠也唐天寶祿山之
亂可謂極矣虢王巨爲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
繼之擁數道之兵臨要害之地尊爲征鎮有民
有財而汗漫忌疾非徒無益而反敗之巨在彭
城張巡在雍邱以將士有功遣使詣巨請空名
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
與賜物巡竟不能立徙于睢陽先是太守許遠
積糧六萬石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遠固爭不

得二郡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食盡顏魯公起
兵平原合衆十萬旣成魏郡堂邑之功矣是時
進明爲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
明度河公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捨任意以
得招討後詣行在因譖房琯自嶺南而易河南
張巡受圍困棘遣南霽雲告急於其所治臨淮
相去三百里弃而不救平原睢陽失守實二人
之故一時議者皆不以爲言使之連据高位顯
爲佚罰曾不十年巨斥刺遂州爲段子璋所殺

進明坐第五琦黨自御史大夫竄謫以死天網
恢恢茲焉不漏

容齋五筆卷第六 十二則

鄱陽七談

鄱陽素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干進士都頡始作七談一篇叙士風人物云張仁有篇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而未有形於詩賦之流者因作七談其起事則命以建端先生其止語則以畢意子其一章言澹浦彭蠡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傑其二章言濱湖蒲魚之利膏腴七萬頃柔桑蠶繭之盛其三章言林麓木植

之饒水草蔬果之衍魚鼈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銅冶鑄錢陶埴爲器其五章言宮寺游觀王遙仙壇吳氏潤泉叔倫戴隄其六章言鄱江之水其七章言堯山之民有陶唐之遺風凡三千餘字自謂八日而成比之太沖十稔平子十年爲無嫌子偶於故麓中得之惜其不傳于世故表著於此其所引張徐王顧所著今不復存更爲可恨也

經解之名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蒼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名爲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

白虎通風俗通僅有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
申明傳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
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卜筮不敬

古者龜爲卜筮爲筮皆與神物以前民用其用
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應之至精
齋戒乃請問不相襲故史祝所言其驗若荅周
史筮陳敬仲知其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將必代
齊有國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於爲嬴敗姬

惠懷之亂至邃至賸通於神明後世浸以不然
今而愈甚至以飲食狃雜之際呼日者隅坐使
之占卜徃徃不加冠裳一問四五而責其術之
不信豈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堅之論曰君子將
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
及至衰世懈於齋戒而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
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謂周
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詩小旻
之章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狎嫚

於龜龜靈厭之不告以道也漢世尚爾況在於
今未嘗頃刻盡敬而一歸咎於淫巫瞽史其可
乎哉

糖霜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爲蔗
漿宋王招寇所謂脯鼈包羔有柘漿是也其後
爲蔗錫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
錫是也後又爲石蜜南中八郡志云笮甘蔗汁
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

是也後又爲蔗酒唐赤土國用其蔗作酒雜以
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
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愈於西
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於此不言
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模奇寫異亦
無一章一句言之唯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
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
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荅梓
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

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
尖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甘蔗所
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
遂寧爲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纔
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歷中有鄒
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緞山教民黃氏以造霜之
法緞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爲蔗田者十之
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
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崑崙蔗也

紅蔗止堪生噉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
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凡
蔗最困地力今年爲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
息之霜戶器用曰蔗削曰蔗鎌曰蔗斃曰蔗碾
曰榨斗曰榨牀曰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中
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者爲上團枝次之
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脚爲下紫爲上深琥
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爲下宜和初王黼創
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

益奇。墻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久而未復。遂寧王灼作糖霜譜七篇，具載其說，予采取之以廣聞見。

李彥仙守陝

靖康擾攘之禍，忠義之士死於守城而得書史傳者，如汾州之張克戩、隆德之張確、懷之霍安國、代之史抗、建寧寨之楊震、振武之朱昭，是已。唯建炎以來，士之得其死者蓋不少。茲讀王灼所作李彥仙傳，雖嘗具表上進，然慮實錄正史

未嘗採用，謹識於此。彥仙字少巖，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也。後徙于鞏，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歷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謹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勤王軍，彥仙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京師，金圍太原，李綱為宣撫使，彥仙上書切詆，有司逮捕急，乃易名棄官亡命。頃之復從种師中，師中敗死，仙走陝州，守將李彌大問北事，條對詳復，使扼殺澠閒，金人再圍汴，陝西范致虛總六路兵進援，仙請曰：殺澠險

盜難於立軍前却即衆潰矣宜分道並進伺空以出且留半軍于陝爲善後計致虛曰如子言乃逗撓也仙曰兵輕而分正可速達不從爭益牢致虛怒罷其職旣而敗績卒無功建炎元年四月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燠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仙爲石壕尉猶如平時歸者襁屬即徙老穉入土花砦三觜石柱大通諸山拔武銳者分主之自營三觜諭衆曰金寶易與今得地利若輩堅守足矣少日金復据陝分軍來

攻有健將升前阜嫚罵仙單騎衝擊挾之以歸始料衆正部伍虜數萬圍三觜仙邀戰伏精兵後崦掩殺萬計奪馬三百金解去京洛閒多爭附者勢益雄張未閱月破金五十餘壁初虜再入陝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仙陰縱麾下徃約日內應二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金方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泉坡龍堂溝以入表裏夾攻僵尸相藉遂復陝始河東之人倡義拒金仙約胡夜叉

者爲助。假以汾河提舉。意不滿。叛趨南原。仙誘致殺之。奪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黨。欲爲復讐。仙因客鑄說。遂來歸。乘勝渡河。柵中條諸山。蒲解至太原。皆響動。乃分遣隆雲等取安邑。虞鄉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拔。會援至。不克。以功遷閤門宣贊舍人。就畀陝兼安撫司公事。悉表所俘金將護送行在。上咨歎。賜袍帶槍劍。許直達奏事。便宜處決。時關以東獨陝在。益增裨。疏塹蒐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作。家素留輦。盡取

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聞者感悅。各有固志。十二月。金將烏魯撤拔圍陝。仙背城鑿鬪。七日。金人傷跳奔。三年。婁宿孛堇自絳移屯蒲解。諜知之。設伏於諸谷。鼓噪橫突。俘馘十八。婁宿僅以身免。制置使王庶檄使輕軍倚角次。虞鄉。金以萬甲逆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遷武功大夫。寧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時河東土豪密附。期王師來爲應。仙益治軍。欲請于朝。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二萬。會張浚經

略處置川陝弗之許十二月婁宿衆十萬復圍陝仙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營部囂亂縱兵乘之金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傳壘晝夜進攻鵝車天橋火車衝車叢進仙隨機拒敵又爲金汁礮火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日憑堞須外援浚爲遣軍金先阻雍不得進則令涇原曲端出鄜坊繞金後端素嫉仙聲績逾已幸其敗詭託不行丁巳城破仙挾親軍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而殊戰逾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先

是金嘗許以河南元帥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退師仙叱曰吾寧鬼於宋安用汝富貴爲金惜其才必欲降之城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金仙平時弊衣同士卒及是雜群伍中死金不能察其爲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將敗事或有他過其外屯者輒封箠遣帳下徃皆裸就笞不敢出一詞當是時同華長安盡爲敵藪陝斗絕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束中立孤軍日與金确但誦忠義感勵其衆每拜君賜暨

取敵金貲悉均之。毛銖不入已。以是精兵三萬。大小二百戰。皆樂爲用。軍事獨裁決。至郡政必問法所底。闔境稱治。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邵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長。肆詈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惡少撫其背。涅文戲曰。可鞘吾佩刀。雲怒。偃架朴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詈不絕。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剗刃。雲叱之。失刀而斃。其忠勇蓋如此。

姦雄疾勝已者

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伺神器。其勢必嫉士大夫之勝已者。故常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平。楊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馬昭。師温太真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值桓温。皆可謂不幸矣。伯喈僅僅脫卓手。終以之隕命。正平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之害。嗣宗沉酒佯狂。至爲勸進表。以逃大咎。太

真以智挫錢鳳而免其危若蹈虎尾唯謝公以
高名達識表裏至誠故温敬之重之不敢萌相
窺之意然尚有爲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
此一行之虞孟嘉爲人夷曠冲默名冠州里稱
盛德人仕於温府歷征西參軍從事中郎長史
在朝隤然仗正必不効郗超輩輕與温合然自
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
爲不自覺哉温至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
馭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

以考終然財享年五十一蓋酒爲之累也陶淵
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俗語放錢

今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生
放予考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永傳云至爲人起
責分利受謝顏師古注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
名代之爲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
放字所起也

漢書多叙谷永

予亡第景何少時讀書甚精勤晝夜不釋卷不幸有心疾以至天逝嘗見梁宏夫誦漢書即云唯谷永一人無處不有宏夫驗之於史乃服其說今五十餘年矣漫撫永諸所論建以渫予在原之思薛宣爲少府御史大夫缺永言宣簡在兩府諫大夫劉輔繫獄永同中朝臣上書救之光祿大夫鄭寬中卒永乞以師傅恩加其禮謚陳湯下獄永上疏訟其功鴻嘉河決永言當觀水勢然後順天心而圖之成帝好鬼神方術永

言皆妄人或衆挾左道以欺罔世主宜距絕此類梁王爲有司奏禽獸行永上疏諫止勿治淳于長初封下朝臣議永言長當封段會宗復爲西域都護永憐其老復遠出手書戒之建昭雨雪燕多死永請皇后就宮令衆妾人人更進建始星孛營室永言爲後宮懷妊之象彗星加之將有絕繼嗣者永始日食永以易占對言酒亡節之所致次年又食永言民愁怨之所致星隕如雨永言王者失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

以見其象樓護傳言谷子雲之筆札叙傳述其
論許班事許皇后傳云上采永所言以荅書其
載於史者詳複如此本傳云永善言災異前後
所上四十餘事蓋謂是云

玉堂殿閣

漢谷永對成帝問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顏
師古注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按漢
書李尋傳久汙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宮
翼奉疏曰孝文帝時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

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三輔黃圖曰未央
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漢宮閣記
云未央宮有玉堂宣室閣又引漢書建章宮南
有玉堂壁門三層臺高二十丈玉堂內殿十二
門階階皆玉爲之又有玉堂神明堂二十六殿
然今漢書郊祀志但云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
而無它語晉灼注揚雄解嘲上玉堂之句曰黃
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而今黃圖無此文國朝
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其後以最

下一字犯廟諱故元符中只云玉堂紹興末學士周麟之又乞高宗御書玉堂二字揭於直廬麟之跋語自有所疑已而議者皆謂玉堂乃殿名不得以爲臣下直舍當如承明故事請曰玉堂之廬可也今翰林但扁摘文堂三字示不敢居然則其爲禁內宮殿明白有殿有閣有臺谷永以配椒房言之意當日亦嘗爲燕游之地師古直以爲嬖幸之舍與前注自相舛異大誤矣

漢武帝喜殺人者

漢武帝天資剛嚴聞臣下有殺人者不唯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稱之李廣以故將軍并居藍田夜出至亭爲霸陵醉尉所辱居無何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夫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胡建守軍正丞謂未得真官兼守云也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當選士馬日御史與護軍諸

校列坐堂臯上建趨至拜謁因令走卒曳御史下斬之遂上奏曰案軍法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臣謹以斬謂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也制曰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觀此二詔豈不開妄殺之路乎

知人之難

霍光事武帝但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雖以小心謹飭親信初未嘗少見於事也一旦位諸百寮之上使之受遺當國金日磾以胡父不降没入官養馬上因游宴見馬於造次頃刻閒異其爲人即日親近其後遂爲光副兩人皆能稱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若上官桀桑宏羊亦同時輔政幾於欲害霍光苟非昭帝之明社稷危矣則其知人之哲得失相半爲未能盡此雖帝堯之聖而以爲難也

館職遷除

建炎南渡稍置館職紹興初始定制除監少丞
外以著作郎佐郎祕書郎二員校書正字通十
二員爲額倣唐瀛州十八學士之數其遷出它
司非郎官即御史唯林之奇以疾王十朋以論
事皆徙越府大宗正丞自乾道以後有旨須曾
任爲縣始得除臺察曾任郡守始得爲郎三館
之士固無有歷此者於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
乃以爲將作軍器少監旋進爲監旣班在郎上

則無所不可爲欲徑躋清要者則由著遷祕郎
而拜左右二史不然不過兼權省郎年歲閒求
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歸六院矣爾後頗靳
其選俟再遷寺監丞簿然後命之向時郡守召
用雖自軍壘亦除郎今資淺望輕者但得丞及
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



